

译述·借鉴·翻译



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

I106
130
2

BE87/25

评论·借鉴·翻译

(论文集)

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重庆

《评论·借鉴·翻译》简介

本书是研究外国文学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二十五篇，都是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提交的论文。1988年8月，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在五通桥召开年会，会后，学会编辑了此集，一方面让社会检阅学会年度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促进学会今后学术研究工作。

论文集中，有对外国文学古典名著的深化研究，有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评介，有对现代派诗歌的剖析，有对西方戏剧古代与当代的比较、中外戏剧共性的探讨；有对翻译艺术的琢磨，有对西方电影理论的介绍，以一斑之貌，反映学会的学术现状，以期更上一层楼。

本书适合外国文学理论研究者，大学中文系、外语系师生，以及外国文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评论·借鉴·翻译

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重庆 北碚)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1/32 印张：9.875 字数：202千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ISBN 7-5621-0133-7/I·8

定价：2.35元

目 录

- 试论菲茨杰拉德及其《了不起的盖茨比》 田孟沂 (1)
里柯克与迷惘的一代 张崇鼎 (20)
评劳伦斯的中篇小说《狐》 傅灿邦 (27)
布莱希特流亡时期的戏剧创作 杨先益 (34)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人物形象面面观 詹虎 (50)
苏联当代道德题材短篇小说人物形象
 浅议 陈历荣 (66)
千古不朽的喜剧形象堂吉诃德 张世君 (77)
科学研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对《浮士德》的部分剖析 周德一 (91)
雨果美学思想说略 王 烨 (106)
评悲剧《吕意·布拉斯》
 ——兼谈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 曾宛凤 (118)
安娜悲剧心态扫描 (上) 杨思聪 (134)
用生命写成的壮丽史诗
 ——读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 朱 震 (146)
艾略特的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
..... 朱徽、程锡麟 (157)
略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白诗” 张 望 (167)
诗的力与美

——读休斯的几首短诗有感……周毅、马雪洁	(187)
现代派诗歌之“迷” ………………彭逸林	(193)
西方古典及当代悲剧意识之探索	
——《麦克白》与《青春的甜鸟》比较	
……………罗义蕴	(201)
《牡丹亭》和《仲夏夜之梦》的共性初探	
……………赵继阜	(217)
一支“配器和声的交响曲”	
——论《蝴蝶》与现代主义……黄俊祥	(230)
普希金和郭沫若抒情诗风格比较……刘定淑	(244)
外国文学比较教学初探……余杭生	(255)
思维·语言·艺术	
——论艺术是文学翻译中直译或意译的依据	田 莺 (264)
三首英译唐诗品评……艾 淑	(281)
心弦上流动的爱的旋律	
——抒情圣手施巴乔夫及其《爱的诗行》	
……………杜承南	(285)
先锋派——现代主义在西方电影中的第一次浪潮	石燕京 (290)
后记	(294)

试论菲茨杰拉德及其 《了不起的盖茨比》

田 孟 淝

(一)

司各脱·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其创作活动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体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年轻的一代对于“美国梦”的幻灭。

菲茨杰拉德生于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小商人家庭，靠亲戚资助才上了富家的子弟学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他只不过是贵族学校的穷孩子。因而，在其青少年时期，财富就侵蚀了这年轻的心灵。一九一七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菲茨杰拉德入伍当了步兵少尉。此时，他结识了一位上层社会的美姑娘姗尔达·赛瑞，并和她订了婚。1919年他退伍后回到纽约，在一家公司当了一名抄写员，由于收入微薄，未婚妻立即解除了婚约。1920年，他将大学时写的《人间天堂》重新修改后发表而一举成名。在菲茨杰拉德口袋里金钱叮当响时，才得与姗尔达结婚。他们婚后的生活，就象他小说里的人物一样，往返于纽约与巴黎之间，出没在豪华的旅馆和游览胜地。姗尔达给菲茨杰拉德

生活带来痛苦，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感性素材。他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都有这位“金姑娘”的面影。

(二)

1925年，正当德莱塞发表《美国的悲剧》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不久，他收到了著名作家威拉·卡瑟的贺信，对本书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菲茨杰拉德阅信后万分激动，以至在深夜一点钟将其上司——普林斯顿大学系主任高斯·克里斯蒂纳及其妻子叫醒，来为自己庆贺。著名的诗人兼评论家T. S. 艾略特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小说自从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同时，海明威也对这篇小说作了高度评价。弥科姆·考利把《了不起的盖茨比》列为美国十二部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了不起的盖茨比》没有《人间天堂》那样繁琐的细节描写，它是菲茨杰拉德的风格向简洁而粗犷方向发展的转折点，有如齐白石由工笔画转向写意画一样。这部小说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故事叙述贫穷的青年盖茨比对上流社会的姑娘黛西的爱情。尼克结识了邻居盖茨比，他在战前曾经同尼克的表妹黛西相爱，因经济地位悬殊，黛西没有嫁给他，而嫁给了有钱的汤姆。汤姆另有情妇，黛西生活并不幸福。五年之后盖茨比经营非法买卖致富回来，天天设宴以吸引黛西，最后通过尼克安排得与黛西重温旧梦。可是黛西是个离不开金钱的女人。汤姆妒忌心重，利用一次车祸残忍地借刀杀人，既谋害了盖茨比，又得到黛西和逃脱了罪责，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小说批判了汤姆和黛西这类特权人物的

自私、卑劣和为所欲为，以同情的态度对待遭上层社会暗算的盖茨比。

作者高瞻远瞩，赋予盖茨比的形象比一般的爱情悲剧具有更深的意义。在盖茨比的心目中，黛西是美国最美好的象征，他与黛西的初恋体现了他至高无上的理想。第一章的末尾就是表现盖茨比崇拜黛西的形象。他独自地把双臂伸向海湾对面那盏遥远的绿灯，这绿灯具有重要意义，那是他可以看得见的美好的象征。绿色是表示许诺、希望和新生的颜色。故事的开头，尼克就介绍了盖茨比是唯一的未受到公众不利评判的人，他具有非凡的、浪漫的奇才，有一种基本的灵性，使他能够创立并维护一种想象，但是“污浊的尘埃”损害了他的美梦。小说最基本之点就是揭示什么是美梦，又是什么东西破坏了这种美梦，揭示这一系列事件那表层下面的实质，使欢乐的故事里，奔腾着一股哀伤的潜流，表现了作者对“美国梦”的失望。菲茨杰拉德是擅长画梦的。他赋予传统的“美国梦”以“爵士时代”的节奏和内容，他构造情节和塑造人物的枢纽是他们的梦。

盖茨比望那盏绿灯，是为表现盖茨比那极其复杂的情感，通过讲述人的眼睛，看到盖茨比朝那幽暗的海水伸出双臂的古怪样子，“我也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除了一盏绿灯，什么也看不出。”但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又通过尼克用诗一般的抒情，看到“盖茨比信奉的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未来。”前后紧密照应地对盖茨比的心理动机作了总结。

这绿色的灯光并非小说的主要内容。起初，在黛西港的末端有两种光线，那明显的光是用来暗示一种会产生密切的

关系，因为在第五章里对他们重归于好作了叙述。这是菲茨杰拉德经过修改后才决定在小说里采用这种具有内在联系的典型图象。作者认为这是他最满意的处理方式，并把它与第一章联系起来。象征着盖茨比为实践他的“浪漫计划”和未来的一种预兆。另一种光线，是暗示盖茨比以悲剧结局。

盖茨比在他的寓所举行的化装舞会，表明他过的是两种生活。尽管他“有足够的收入”，但他一刻也不安静，手或者脚总在不停地动。盖茨比与其同事之间有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因而他对自己不体面的经历总是守口如瓶。盖茨比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并且无可改变地忠实于这种理念。他为重新获得黛西而耗尽毕生的精力，但这种努力也只不过是重复一种无用的尝试。

盖茨比竭力想保持住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力，他风华正茂，用尼克的话来讲，“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三十一、二岁年纪。”本书的出版编辑珀金斯曾写信给菲茨杰拉德，认为盖茨比好象是个“老年人”。作者在回信中说：“你认为他是老年人，这多少含有对我的影射，我心中半诚实的人才是老年人。”以后珀金斯理解了这点，因为盖茨比属于“另外一个阶层。”更确切地讲，盖茨比是个多愁善感的人物，菲茨杰拉德正是在表现多层次的感情特征；作品的背景与其实际年龄是相吻合的。盖茨比是处于“危机”的阶段，正如尼克为自己三十岁生日所感触的那样——“展望七年的孤独，可交往的单身汉逐渐稀少，热烈的感情慢慢淡薄，头发渐渐稀疏。”

(三)

我们从小说主人公那成功、失败、再成功、再失败的欢乐与痛苦交替出现的经历中受到艺术的感染，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美国社会金钱的巨大魅力。讲述人（尼克）指出，盖茨比所关心的是“一些他自己的事。”“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往事，于是我揣测他想要重新获得一点什么东西，也许是那进入他对黛西的热恋中的苦于他自己的某种理念。从那时以来，他的生活一直是凌乱不堪的，但是假如他一旦能得到某个出发点，慢慢地再重新走一遍，他可以发现那东西是什么。而那东西实际上在盖茨比身上已不存在。”尼克曾听到盖茨比回忆他与黛西在五年前的初恋生活，这是一段带有误解的，象梦一样无用的浪漫史。那就是在黛西的家乡，月光下“的一段夭行道，其实它已构成一架梯子，通向树顶上空秘密的地方，盖茨比又一次地朝上爬，一爬上去，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大吞咽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奶汁。”在路易斯维尔度过的那个夏天，当他与黛西亲吻时，“他倾听一会那已在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他吻了她，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象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尼克的所谓“理想的化身”，如果把它打扮到富有诗意的程度，那就是盖茨比那柏拉图的理念，当这理念与现实接触时，就可看出其所有的努力都是不会成功的。菲茨杰拉德在小说的结尾正是这样来表现“美国梦”的破灭。这里用典型的图象来象征故事的主人公，“我逐渐意识到当年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岛屿——一片清新碧绿的新世界。它

那消逝了的树木，那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是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妙的瞬间，人们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是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观赏，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作者就把开初的绿灯与最后新世界碧绿的岛屿的颜色相联系，这就把盖茨比梦的希望和“美国梦”的希望联在一起了。

盖茨比要求的是陈旧的梦，故他一无所获。“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似乎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道什么地方了，那里是共和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他是决不可能“重温旧梦”的，因为那传奇般的“美国梦”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爵士时代”的狂热中，已经化为烟尘了。

(四)

小说成功的结尾，不仅在结构上具有重要作用，它实际上已将故事推进到神话的领域。菲茨杰拉德把小说的最后一段总结为一句抒情的句子，这句话原在第一章中用过的，后来他将这句去掉，重新安排在小说的结尾。这样一来，他对仅仅在第五章中有过介绍的绿灯，又重新放在结尾。作者这样作的用意，是以一种戏剧性描写来表达他对盖茨比的怀念之情。这绿灯又是盖茨比意识到的婚姻是被金钱所制约的象征。通过这绿灯，他将来自北科达城的青年塑造成一个浪漫

人物。那黛西港口的绿灯又充分地象征五年来一直缠绕在盖茨比心中的往事，他对这有一种坚定而神秘的希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幻想的结束。情与景的水乳交融，内感与外物的和谐统一，必然产生结构，使意境深邃隽永，韵味丰厚无穷。

第四章的头几句话继续对盖茨比的身份进行狂热的探索，这意味着他是一位神秘人物。他那些客人的名单，是把粗俗的名字与简短的出色活动联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爵士时代的社会图象。这些名字又写在一张陈旧的火车时刻表的边缘上，这是短命的意思。重要之点是时刻表到1922年7月5日还有效，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节，这些人在美国宣告独立的第二天出现，象征着他们在美国建立以来已进入腐败时期。从沃尔夫希门对盖茨比如何积累财富的介绍中，使我们得到一种暗示。这位下层社会的异乎寻常的外籍居民，衬衫袖口上的纽扣是人齿做的，这个有助于我们认识腐朽现实的另一面，这个腐朽现实，正是盖茨比梦想的基础。

当时，美国地位高的表征，汽车排列在首位。盖茨比的汽车最为华丽。它有许多隆起物，体形庞大，长度离奇。这是巨富的荒谬产物，是个人物质享受得到满足的美国梦。后来，它又成为撞死莱特尔并导致盖茨比死亡的致命车。这里读者可以看到菲茨杰拉德所表现的一种观点，即仅仅基于追求物质享受的观念终将破灭。

盖茨比给尼克讲的自传是粗俗可笑的。他将真实的东西抹掉，用编造的个人历史以适应他所设想的形象。盖茨比借鉴于伤感的传奇和一些实有材料创造一个青少年的梦幻史。这与宴会一样，自传是为了达到一种目的，其中又体现人的

基本纯洁。他所做的这些，粗俗和虚伪都是明显的，但又显示出一种单纯和卓越。这一点又使盖茨比超越于物质世界而提高到值得赞美的境地。

盖茨比对黛西的认识是错误的。他用毕生的精力，虚构一个美丽的境界，把一个世俗的资产阶级女人奉为一切美好的梦想的化身。可悲的是“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想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幻梦，不断地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

除了认识的错误，还有方法的错误。盖茨比选择的战场是在资本主义最繁华的城市——纽约，他与根基十分雄厚的“敌人”比财富，这正是军事家所说的以己之短去攻敌之长，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就象别人误传盖茨比的别墅不是建在陆上而是建在海上的一艘船上，暗示着轻轻一戳它就会破底沉没一样。所以，在纽约广场饭店的短时聚会，汤姆把盖茨比当成威尔逊一样地轻蔑，几分钟的较量盖茨比就一败涂地，黛西立即发生突变，回去时盖茨比与黛西是貌合神离，是由汤姆强行把黛西推进盖茨比的车里的。

汤姆和黛西是社会的上层人物，其财富根基雄厚。他们身上的每个细节都能体现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小说多次描写黛西的声音优美动听，有一种诱惑人的魅力。她在沙发上摇摆暗示着她的脆弱，在那妖媚的、无意义的姿态后面隐藏着内心的空虚。她的娘家姓“费”，这是“仙女”的同义词。她的衣着总是与白色联在一起，这都表明她是缥缈的和华而不实的。黛西想的定点计划，但不知道如何着手，需要别人给

她作决定。正如尼克的评论，她和跟她一样的那些人都在“永久活动”，毫无目的地在富人中游荡，就象蜡烛在六月的餐桌上无目的地燃烧一样。她与盖茨比的恋爱史只是短暂的忠实，在夜里酒醉之后，突然第二天就宣布与汤姆结婚，表明在感情与金钱之间她心里发生过激烈的斗争，最后是金钱取得胜利。她是既优柔寡断，又极其坚决。在小说的后部她又回头爱盖茨比，但同样地受金钱的支配而使她产生突变，仍旧把她推回给汤姆。如果我们详细地研究一下汤姆与黛西的婚姻，不难发现菲茨杰拉德对他们的批判。作者根据汤姆的不忠实，在同一段里描绘了另一幅逼真的婚姻幸福的图象。布坎农夫妇从圣巴巴拉迁到戛纳城、多维尔、芝加哥，从某种角度来看，象征着这一对有钱人精神上没有根基。乔丹就曾暗示黛西对汤姆也有不忠实的可能性。故事中“阿拉伯酋长”的歌曲有特别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说，盖茨比就是酋长，他有可能把黛西带走。这是从爱情的角度看的。从财富的角度看，黛西又是另一个人。

故事前的一段诗句就可以说是黛西的画像。它是摘自《人间天堂》中的人物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的话，实际上也是菲茨杰拉德本人的自述。诗中清楚地说：

如能打动她的心，那就戴上金帽；

要是你能跳得高，那就为她跳；

直到她高呼：“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我定要嫁给你，定要！”

黛西正是这样，她所要的情郎是为她跳高——比喻对她的追求，更要戴金帽——财富。两者之间，财富为最。这就为盖茨比悲剧的必然性确定了基础，这是从诗的狭义来解释。但

从诗的广义上说，它贯穿于小说的始终，象“幽灵”一样缠住故事中所有的人。

绿灯前后出现，并初是神圣的化身，最后被推到被告席上，象征黛西这盏绿灯变成了一张燃烧着的可怕的“画皮”。因为她不仅敢于撞死茉特尔，而且采取“金蝉脱壳”，嫁祸于所爱过的人并置之死地而无内疚之感，最后仍然心安理得和豪华地生活着。因而尼克早先就觉得黛西不可理解，感到她是上层社会“秘密集团中的一员”。最后才现出这“庐山真面目”。

汤姆这个特权阶级的代表，是杀人的罪魁祸首。他的“野蛮形体”的傲慢和坚强的姿态，闪光的皮靴以及对周围的人采取强迫命令的态度构成了他独有的粗暴形象。

尼克很奇怪汤姆把他的情妇完全公开，所有与他熟识的人都知道这一关系，联系到汤姆坚决主张犹豫的尼克必须与那个女人见面，表明汤姆把茉特尔当成一匹马那样对待，以满足他的另一种欲望。谈到黛西的名字，汤姆打伤了茉特尔的鼻子，这并非为保护他妻子的荣誉，而是残暴和虚伪的明显迹象。

汤姆对茉特尔丈夫的态度与他后来对盖茨比的态度相似。这两个人的经济地位都远比汤姆低下，使他感到可以随便地公开轻蔑他们。关于卖汽车的事，汤姆并非真心，只为引诱穷困的威尔逊而已，这再次揭示他的虚伪和残暴。可是到最后表现出，盖茨比和威尔逊两人都比汤姆有志气。因为盖茨比对黛西的态度是无私的，而威尔逊对他失去妻子感到悲痛，他们对待爱情远远超过汤姆。

茉特尔是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小人物。她希望脱离自己

的阶级而爬上富人的地位。这种欲望导致她行为的荒谬可笑和道德混乱。她看不清现实，只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她过分关心服装就说明这一点。她看到威尔逊的穿着就判断他是个绅士而和他结婚，后来才发现他结婚穿的服装是借来的而鄙弃他。反过来她又倾倒于汤姆的外表并和他出走，主要是他的一套大礼服和独特的皮靴。

茉特尔装模作样的粗俗及其道德混乱的程度，都是可笑而可悲的。当她要一条小狗时，她在正占有她的那个男人面前迟疑地使用“母狗”这个词，后来她竟抱怨她所在的“下层社会无能”。她想得到的一系列东西表明她那不正常的价
值观念：一个狗颈圈，一个特别烟灰缸，一个用于她母亲墓前的花圈，这些东西在她的脑子里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她自私的欲望蒙住了她的眼睛，认为她与汤姆是十全十美的配偶。

(五)

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但它既不同于鲁迅的《祝福》，也不同于爱伦·坡的《心声》和《黑猫》。菲茨杰拉德使尼克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和参与者，是以双重身分发挥作用的功能人物。评论家们认为这是作者的艺术技巧已跨进新的一步。故事的一切都透过讲述人的意识或者回忆而描述出来，使作品的结构谨严和情节的戏剧性增强。作者匠心独运地使尼克在小说中仅次于盖茨比，他有限度地卷入事件能使他处于充分而直接地转述故事的地位，使所有人物的行为都不回避他，并且愿意向他表露心中的秘密。故事的主要事件他都参与，但又在它之外来评论这些事

件和人物，正如在第二章里尼克的自白“然而我们这排高踞在城市上空的黄澄澄的窗户，一定给暮色苍茫的街道上一位观望的过客增添了一点人生的秘密，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他一面在仰望，一面在寻思。我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于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同时又感到厌恶。”在这参与和保持距离的同时，也构成了尼克性格发展的过程。

作为一个非正式的观察者，参与了不情愿的活动，尼克给自己讲的往事带来了两种影响，既真实又不准确。这种考虑与菲茨杰拉德精力“衰退”兼有正确见解的头脑十分相近。在此书出版后不久，菲茨杰拉德曾写到，“对第一流的头脑作的测试，是看它能否保持两种对立的观点，同时运用它来进行创作。”作者冷静、清楚的自我判断，并不是抱怨已失去了能力，相反，正表明他有饱满的创作能力，并处于艺术创作的最高峰。

当菲茨杰拉德在写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显然他与生活放荡、思想崩溃的盖茨比和保持内省力、敬畏各种生活的尼克都融为一体，他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能力。这样在同情上就各有分寸。作者与尼克相融汇，是因为他能清楚地记得自己作为一个来自农村，从粗野的农民中脱颖而出，“我来纽约，仅仅是为了观赏这里的日出。最引我注目的是建筑的风格和烟火，尽管比它们应有的价值高得多，这就是我刚来时对里的第一个印象。”

小说运用矛盾的观点，对每一细小部分都安排得很好。如作品中表明一种反常的心理状况，并且感到什么痕迹都会显露出来。尼克这样说：“我的眼前没有什么情人的身影沿着阴暗的檐口和耀眼的招牌缥缈浮动”，他感到摆脱了盖茨